

中国第一部以佛教文化圣地为旅游目的地的纪实性作品

陈世和 / 著

HOLY LAND TRIP

圣洁之旅

——漫漫菩提路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第一部以佛教文化圣地为旅游目的地的纪实性作品

圣洁之旅

——漫漫菩提路

HOLY LAND TRIP

陈世和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圣洁之旅：漫漫菩提路 / 陈世和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5360-6236-8

I. ①圣… II. ①陈…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世界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892号

策 划：黄筑荣 邵 敏

责任编辑：曹玛丽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东形西意设计工作室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80,000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总目

旅行者的誓言 ——叩问天地的魂灵

壹

印度佛教探源

2

我们的探寻从这里开始。

印度，佛教的发祥地。我们一步步走近他，来到了佛陀的诞生之地，觉悟之地……方知唯有亲历，唯有用心倾听，才能触摸到原始佛教的脉络，唯有感受到印度佛教的古典神韵是如何与悠久灿烂的南亚大陆文明联系在一起，才能解开佛教为何在本土的凋疲却是它新的开端的历史之谜。

贰

藏传佛教探奇之一

22

在奇幻的雪域高原，为何出现“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宗派？在此消彼长的宗教纠葛与传承中，“黄教”为何取得至尊地位，形成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通过步履艰辛的跋山涉水，便可叩问那些金碧辉煌的藏传佛教圣殿。

叁

藏传佛教探奇之二

60

作为佛教三大体系的藏传佛教，为什么影响这样广远？当你寻见到喜马拉雅的佛教王国不丹时，你才知道什么是香格里拉的幸福指数！当你穿越尼泊尔的时空隧道，才能领悟印度教与佛教圆融共生的加德满都神话；而蒙古草原的金色佛像与承德外八庙的恢宏圣殿则告诉你“一寺能抵十万兵”的佛教和谐理念。

肆

西域佛教探秘

76

在西域的大漠戈壁之中，曾经有着龟兹与高昌的佛国盛景，但龟兹歌舞传来的颂经之声早已随风飘去，而高昌、楼兰的经院坛塔则被历史的年轮碾成废墟土丘。唯有穿行于千年佛国的断垣残壁之中，才能释疑龟兹、高昌何以灰飞烟灭的千古之谜。

伍

洞窟石佛探幽

90

在北传佛教的路径上，有着一座又一座的石佛宝窟，尤其在丝绸之路的缎带上，更是闪耀着一颗颗石刻艺术的璀璨明珠。你想观赏这些石佛瑰宝吗？这里，向你展示了一幅从印度石窟起源到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毁灭以及中国石窟分布的空间图景。

陆

汉传佛教探寻（一）

102

何为汉传佛教的第一古刹？通过“白马驮经”的故事可以使你了解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在陕西法门寺的地宫中，唐朝皇帝为什么要将佛指舍利深藏于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又是怎样撩开历史的烟尘，指出中国最早最大的唐代建筑？

柒 汉传佛教探寻（二） 118

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情形，通过对四大佛教名山的“到此一游”，既可饱览名山古刹独特的风景名胜，也能抒发自己内心的奇特感受。而从世间流布的神话传说中，则能窥探中国著名的寺院经塔，从中了解神奇高僧鲜活的历史故事。

捌 汉传佛教探寻（三） 144

大德高僧的译经弘法，阐禅释理，形成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而八大宗派的相互渗透则揭示了中国文化内涵的佛理要旨。随着历史的演变，从八大宗派的祖庭寺庙中也可窥视其兴盛衰落的迁流嬗变。

玖 汉传佛教探寻（四） 174

佛教传法东土后，随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渐次南移，出现了一统之势的南禅宗风。正是慧能门下的南岳法系与青原法系在湘赣崛起，才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的“一花五叶”。伴随着江南的云烟水路，你会由点到面地一窥“五宗七派”的各门禅法及其祖庭禅寺的建筑神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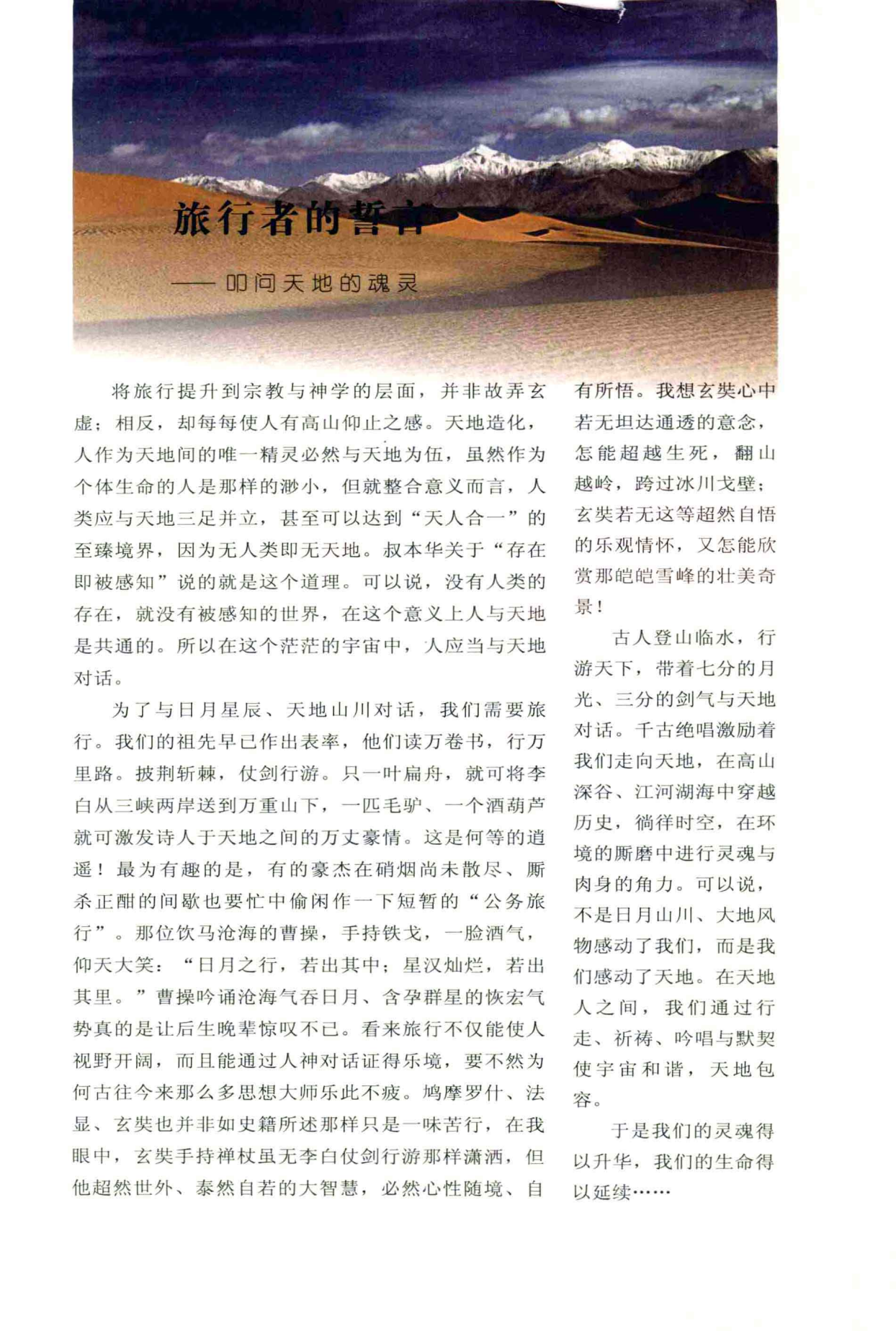
拾 海外佛教探迹 212

透视万顷碧波的漫天风浪，可以了解汉传佛教在海外传播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游历于中南半岛的越南，还是涉足于朝鲜半岛的韩国，佛教文化透过重檐翘角的汉式庙宇展示了汉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而岛国日本不可一世的佛教建筑，更是将博大精深的汉传佛教推向极致。

拾壹 小乘佛教探胜 228

骑在壮硕而笨拙的亚洲大象上，你可以挣脱树枝藤蔓的纠缠，透过婆娑的椰影，那掩映在热带丛林中的神秘佛塔将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

后记 252



旅行者的誓言

——叩问天地的魂灵

将旅行提升到宗教与神学的层面，并非故弄玄虚；相反，却每每使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天地造化，人作为天地间的唯一精灵必然与天地为伍，虽然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是那样的渺小，但就整合意义而言，人类应与天地三足并立，甚至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至臻境界，因为无人人类即无天地。叔本华关于“存在即被感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没有人类的存在，就没有被感知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天地是共通的。所以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中，人应当与天地对话。

为了与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对话，我们需要旅行。我们的祖先早已作出表率，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披荆斩棘，仗剑行游。只一叶扁舟，就可将李白从三峡两岸送到万重山下，一匹毛驴、一个酒葫芦就可激发诗人于天地之间的万丈豪情。这是何等的逍遥！最为有趣的是，有的豪杰在硝烟尚未散尽、厮杀正酣的间歇也要忙中偷闲作一下短暂的“公务旅行”。那位饮马沧海的曹操，手持铁戈，一脸酒气，仰天大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吟诵沧海气吞日月、含孕群星的恢宏气势真的是让后世晚辈惊叹不已。看来旅行不仅能使人视野开阔，而且能通过人神对话证得乐境，要不然为何古往今来那么多思想大师乐此不疲。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也并非如史籍所述那样只是一味苦行，在我眼中，玄奘手持禅杖虽无李白仗剑行游那样潇洒，但他超然世外、泰然自若的大智慧，必然心性随境、自

有所悟。我想玄奘心中若无坦达通透的意念，怎能超越生死，翻山越岭，跨过冰川戈壁；玄奘若无这超然自悟的乐观情怀，又怎能欣赏那皑皑雪峰的壮美奇景！

古人登山临水，行游天下，带着七分的月光、三分的剑气与天地对话。千古绝唱激励着我们走向天地，在高山深谷、江河湖海中穿越历史，徜徉时空，在环境的厮磨中进行灵魂与肉身的角力。可以说，不是日月山川、大地风物感动了我们，而是我们感动了天地。在天地人之间，我们通过行走、祈祷、吟唱与默契使宇宙和谐，天地包容。

于是我们的灵魂得以升华，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壹

印度佛教探源

我们的探寻从这里开始。

印度，佛教的发祥地。我们一步步走近他，来到了佛陀的诞生之地，觉悟之地……方知唯有亲历，唯有用心倾听，才能触摸到原始佛教的脉络，唯有感受到印度佛教的古典神韵是如何与悠久灿烂的南亚大陆文明联系在一起，才能解开佛教为何在本土的凋疲却是它新的开端的历史之谜。



目 次

宁静的蓝毗尼

—— 佛陀的诞生地 / 5

印度的菩提伽耶

—— 佛陀觉悟之地 / 9

恒河边的鹿野苑

—— 初转法轮的佛教圣地 / 13

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与拘尸那圣地

—— 佛陀的布道与涅槃 / 15

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

—— 玄奘心中的西天圣殿 / 18

印度教圣城

—— 恒河上的瓦腊纳西 / 20



宁静的蓝毗尼

Lumbini

——佛陀的诞生地



蓝毗尼水池

喜马拉雅南面的蓝毗尼，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使人心性澄澈，心境大悟。透过静得出奇的天空，我看菩提树荫下的蓝毗尼遗址，水池澄清、树影婆娑、杂花弥漫……这里，虽有阿育王石柱、菩提树、水池、摩耶夫人祠以及各佛教国家建造的寺庙可供来客瞻仰，但与西藏那些金碧辉煌的佛殿经塔相比，则显得十分落寞宁静。

山这边的佛陀诞生地是如此宁静，山那边青藏高原上后塑的金身佛像巍然屹立，焚香拜佛盛况空前。

蓝毗尼为何这样冷寂孤清？

原来，巍巍的喜马拉雅雪峰竟如此神奇！险峻巍峨的冰川天险在当年毫不费力地遏住了来势凶猛的穆斯林铁骑，却敞开山门让佛祖雕像、五彩唐卡与万卷经书伴着空灵的梵音款款而入。



这是一座大山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由此，我想到地理元素影响人文历史的重要意义。

大约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古印度蓝毗尼诞生了，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四月八日，因此四月初八被中国、日本等地称为“佛诞日”。佛陀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族姓释迦，尊称牟尼。传说释迦牟尼在净饭王摩耶夫人的右肋出胎，下地即能行走，周行七步，一步盛开一朵莲花。王子出世时，天空中曾出现吉祥瑞雨，九龙喷水，王子沐浴

着香雨，瞬间佛光普照大地。王子长大后，父亲净饭王为他娶了邻国美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生下一子名罗睺罗。星相大师阿私陀曾预言王子将会运用他的智慧成为解救全人类的救星、伟大的圣者。果然，这位天资聪颖的净饭王子成人后不愿贪图安逸做一个世俗国王，他在29岁那年的一个月圆之夜，抛妻离子，出家修行。由于北面喜马拉雅的冰川很难逾越，王子首选的路线自然是南下通途，因为喜马拉雅南面的恒河流域一带沃野千里、一马平川，可谓物产丰盛、六畜兴旺。于是王子巡游于恒河，他苦苦修行，冥思苦想，终于在菩提伽耶的大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成为佛陀，创立了佛教。

就这样，佛陀从喜马拉雅南面的迦毗罗卫城出发，在印度的菩提伽耶悟道成佛，第一次在恒河边的鹿野苑宣讲佛教真谛。虽然佛陀最后在印度的拘尸那罗圆寂，但佛陀的教义却没有就此止步。佛陀的弟子们“兵分三路”，不遗余力地向外弘扬佛法。最先南下的一路经斯里兰卡，通过那里向东南亚辐射数百年间，形成了连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西双版纳、瑞丽等地的“南传佛教”体系（有的称“上座部佛教”，有的称“小乘佛教”，有的称“巴利语系佛教”）；另一路却直接翻越喜马拉雅进入雪域高原，形成了包括不丹、西藏、青海、甘南、蒙古、东北、云南迪庆、四川甘孜、阿坝等地区的“藏传佛教”体系；北面一路则绕道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口甚至更大范围的中亚细亚进入新疆龟兹（今库车、拜城）古国，沿着丝绸之路经高昌（今吐鲁番）过敦煌流入中原，

并通过汉语译经传入朝鲜、日本与越南。这一流派史称“汉传佛教”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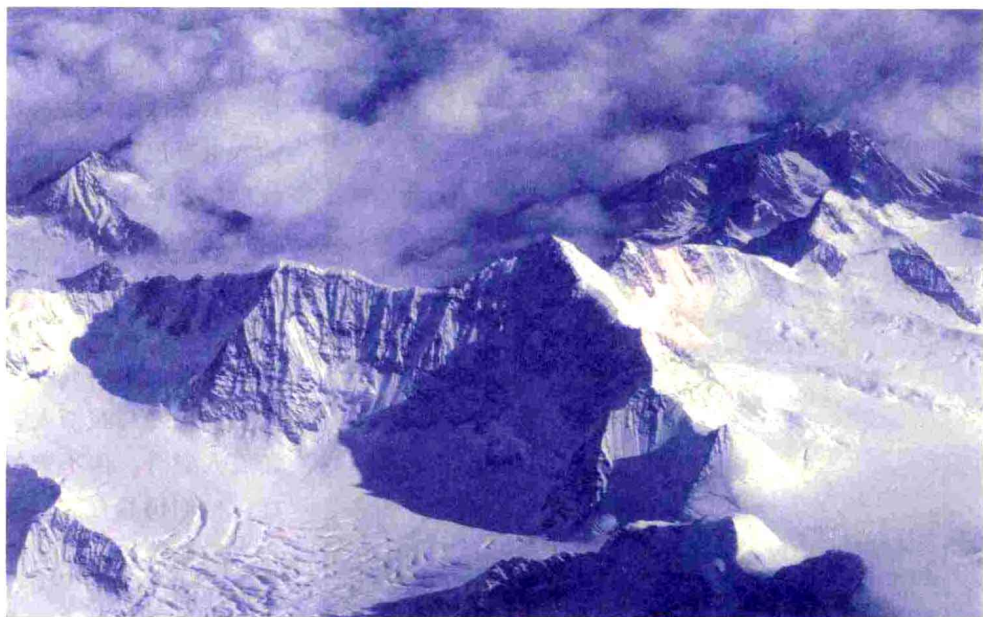
由于佛陀教义中布施行善、去恶修身、追求清净以至涅槃的玄远他世的理想和宗教道德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在丰收时布施行善、灾荒时乞讨行食、死后埋葬黄土渴望灵魂升天的文化习俗有契合的元素，因而佛教一旦经西域来到关中平原，很快就在黄河流域蓬勃发展开来，得到社会上下欢迎膺服与膜拜。但佛教在她的诞生地和征服地正好表现了相反相成的两面。在印度她不断衰落，在东方却不断发展成长。

我曾追随佛陀的足迹行走于恒河上下。恒河与我国的黄河一样，都是古老民族的母亲河，同样承载着古老民族的宗教重负，奔涌流淌，生生不息。

恒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曾接受佛教文明。同样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同样具有善良忍耐的品格，同样遭受



蓝毗尼白色佛塔庭院



金字塔雪山

频繁的外敌入侵，但奇怪的是，佛教在两大民族中却遭遇了不同的结局。侵扰黄河流域的北方游牧民族诸如辽、金、蒙古、女真等，在入主中原，作为占领者取得胜利之后，在接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汉族的宗教文化，佛教因此继延下来并时有发扬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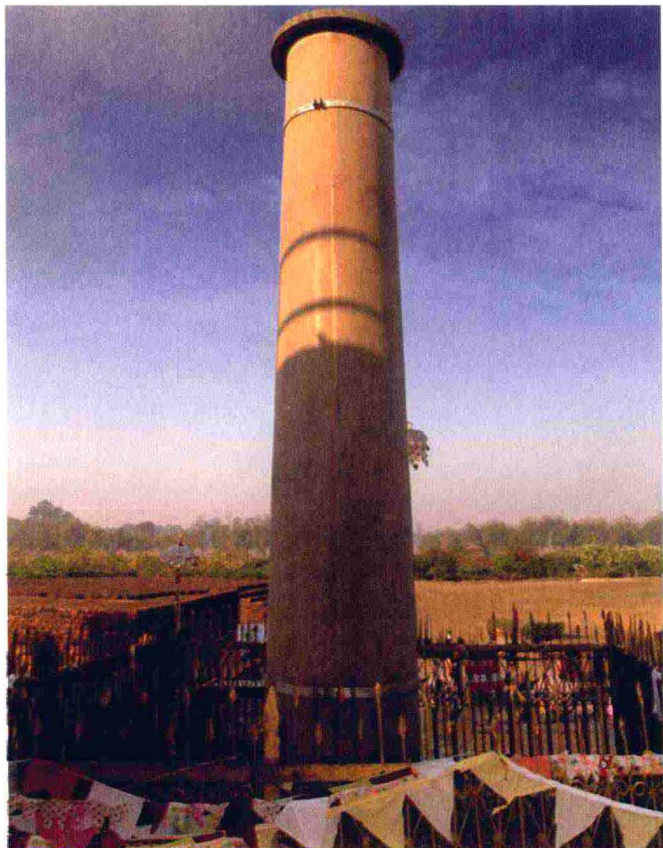
生活在恒河两岸的印度民族就没有汉民族这样幸运了。来自于小亚细亚、波斯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军队，摧毁了印度教与佛教的寺院经塔，驱赶了原来的佛教或印度教僧侣，印度教虽得以在文化挤压下生存、变形并复兴，但佛教却进一步衰落下去，而只能在新的外部家园移植成活，生长发展。

在我国西藏雪域高原，佛教照样流传，人们烧香拜佛，梵香袅袅，长年不衰。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应归功于巍巍喜马拉雅的冰峰天险。正是这些巍峨险峻的冰川雪峰阻止了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军事干扰。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奇妙，地理因素也会影响宗教的传播，并造成同一宗教的不同命运结局。历史上，蒙古民族的崛起，则为这些历史变化增添了砝码，显然，它对喜马拉雅北面的西藏和南面的印度都产生了

重大影响。

当从印度河流域到恒河流域逐步被置于伊斯兰文化的强大掌控之下时，佛教逐步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佛教僧侣们只能往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寻求新的家园，而印度教也转向了社会下层的民众，新来的统治者都是伊斯兰教徒，旧的贵族要么改宗伊斯兰，要么干脆被灭掉……而此时的藏区，虽已不是数百年前松赞干布建立的强大统一的吐蕃政权，但是，当年从印度迎来的佛教已经成为西藏人民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外来佛



阿育王石柱

教与藏人原本的宗教追求一拍即合，藏传佛教已然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传入西藏的佛教随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很快有了不同的社会背景色彩，佛教于是产生了宗派分裂。分裂首先发生在僧侣集团当中。不同的宗派集团间的力量较量正好遭遇了13世纪时蒙古力量向西藏扩张，最终，佛教的萨迦派与蒙古政权妥协。也就是说，西藏承认蒙古的皇权，蒙古拜西藏的菩萨，即在忽必烈的皇权荫底下，萨迦派获得西藏政权的自治管理。在忽必烈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大师为元朝的帝师后，藏传佛教萨迦派乘势取得了藏区政教合一的统治大权。此时，藏传佛教在强大的蒙古政权的支撑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反观位于喜马拉雅南面的印度，此时它正遭受入侵波斯和中亚的蒙古人的骚扰。为了管理与占领的需

要，蒙古人在大约二百年时间内完成了对伊斯兰教的改造，帖木儿的六世孙巴布尔就借助波斯伊斯兰什叶派的力量在印度创立了莫卧尔帝国，据说“莫卧尔”就是蒙古的音译。虽然绕道中亚而来的莫卧尔君王们已经与波斯人、印度人融合，但不管怎样，他们仍具有部分蒙古人的血统，同样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摩耶夫人诞生太子雕塑

印度的 菩提伽耶

Bodh Gaya

—— 佛陀觉悟之地



大菩提寺的塔雕与大菩提树

菩提伽耶是印度的佛教圣地。据说当年释迦牟尼来到这里的一座石窟中修行，长期苦行僧式的修行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一日，当释迦牟尼拖着瘦弱的身躯跌坐在地，其骨瘦如柴的模样使一位路过此地的牧羊女产生怜悯，牧羊女送来奶粥，释迦牟尼食粥后来到菩提树下悟道，发誓“不成正觉，不起此座”。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十二月初八，每年这一天，中国佛教徒要煮粥供佛，俗称“腊八节”。从这一天起，佛陀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49天，终于在第49天的月圆之夜

大彻大悟，佛陀的基本教义就此形成（另一种说法，第49天才是中国农历十二月初八）。按佛陀教理，人之所以有烦恼和痛苦，是因为内心有情欲贪爱，贪爱生成欲求，欲求造成业力，业必遭受回报，所以世俗奢望会使人遭受轮回之苦，如果在生作恶，会下到地狱或转世做牛马遭苦受难。要免除轮回之苦，必须消灭一切欲望，并遵循正确的修行方法，才能达到不生不死的



菩提树——佛祖顿悟之地

涅槃境界。佛陀的叙述犹如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人们必然面对的死亡大门之前，灰蒙蒙的人生顿时豁然开朗。佛陀在大菩提树下的开悟揭示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和追求，从而使菩提伽耶成为觉悟之地，因此菩提伽耶被全世界佛教徒视为精神家园。

佛教命运多舛，如同这里的佛教寺院一样几经磨难。特别是公元12世纪伊斯兰大军的浩劫，菩提伽耶几乎断绝香火。直到英国人统治时期，时任印度考古监管局负责人的康宁汉通过考古发掘，并根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菩提伽耶寺庙形貌的记载提出修复方案，大菩提寺才得以修缮恢复。

大菩提寺是菩提伽耶圣城的标志性建筑。追溯历史，应是在中国唐朝初期修建，从玄奘所描述的建筑形态看，大菩提寺是砖石结构的尖锥形建筑，与印度教的



蓝天下的佛陀坐像

锥形石塔相差无几。近代大菩提寺的修建是由缅甸僧人出资，完全按照印度宗教下寺上塔的要求，用石砂岩建造。大菩提寺的塔尖高达52米，佛寺基座占地面积为225平方米。方形的下寺塔体上建有壁龛，内有雕刻的佛像。方形的四角衬托着细长锥形的主塔尖顶，尖顶上有一伞盖，象征着高贵的华冠。抬头仰望，大菩提寺主塔的锥形尖顶耸入云端，使人感到大菩提寺挺拔屹立、超凡脱俗……

在大菩提寺的后侧，那棵神圣之树——大菩提树被石栏团团围住，尽管这棵大树已不是原物，但佛教徒们还是在树上挂着吉祥的五彩经幡。今天的大菩提树是从斯里兰卡的大寺当中的菩提树引回的分支，而那里的那棵菩提树则是公元前3世纪时，就从佛陀悟道时在下面静坐的那株大树分去的枝丫。佛教的圣物就是这样，历史久远，动辄跨越千年。

因是佛教圣地的原因，菩提伽耶已是一座旅游胜地。佛教国家在这里修建了众多的寺庙，由于各国民

族风俗不同，建筑样式有别，因而修建的佛殿寺院各具特色，多姿多彩。西藏修建的佛殿完全按照红白相间的色调展示出上窄下宽的藏式碉楼；缅甸的佛塔十分精致，别具一格；泰国则按照“三阶式”的泰式斜顶展现出小乘佛教的建筑风采；日本与中国同是汉传佛教歇山顶式的汉式建筑，只不过日本佛寺显示出其富丽堂皇的富贵气势，而中华佛寺则高贵典雅，彰显着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大菩提寺

深。这些不同国度的佛教寺庙，均是各民族根据自己的民族文化审美观念打造的，以致在佛像的立、卧、坐三种姿态中，也是风格迥异。这里荟萃着别具风情的各种佛寺与佛像，可以说是风情万种的万佛博览园。

当然来这里朝拜的多是其他佛教国家的佛教徒。在众多国别的佛教徒中，来自中国藏区的佛教徒最引人注目，他们五体投地的朝拜仪式独具一格。然而，他们的虔诚却丝毫不能感染当地的印度人。这里的印度人几乎全是印度教徒，他们对待佛祖、佛教的漠然态度令人大惑不解，虽然他们现在的生计几乎完全来源于佛教圣地的观光、旅游与朝拜。从他们眼神中，我感到佛祖、佛教与他们无关，好像佛教不是发源于

印度，而是中国、泰国或斯里兰卡哪一国的宗教。他们作为旁观者对待佛教徒的好奇、诧异已经持续多年，历史就这样滑稽地开了一个玩笑。佛陀在这菩提伽耶种下的佛教之树，却在中国、日本、韩国、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结下硕大的佛教精神之果。佛陀在他的故乡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却受到他所帮助的被婆罗门种姓制度欺压的平民们的漠视与否定。当初，印度次大陆（包括尼泊尔）盛行婆罗门制度，将印度人分为四个不平等的阶层：第一等级是属于僧侣性质的婆罗门，他们享有解释神权即印度教的话语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等级是属于武士阶层的刹帝利；第三等级是属于平民阶层的吠舍；第四等级则是属于奴隶性质的首陀罗。处于平民阶层的吠舍与处于奴隶阶层的首陀罗是底层的社会大众，受到婆罗门与刹帝利的压迫与奴役。